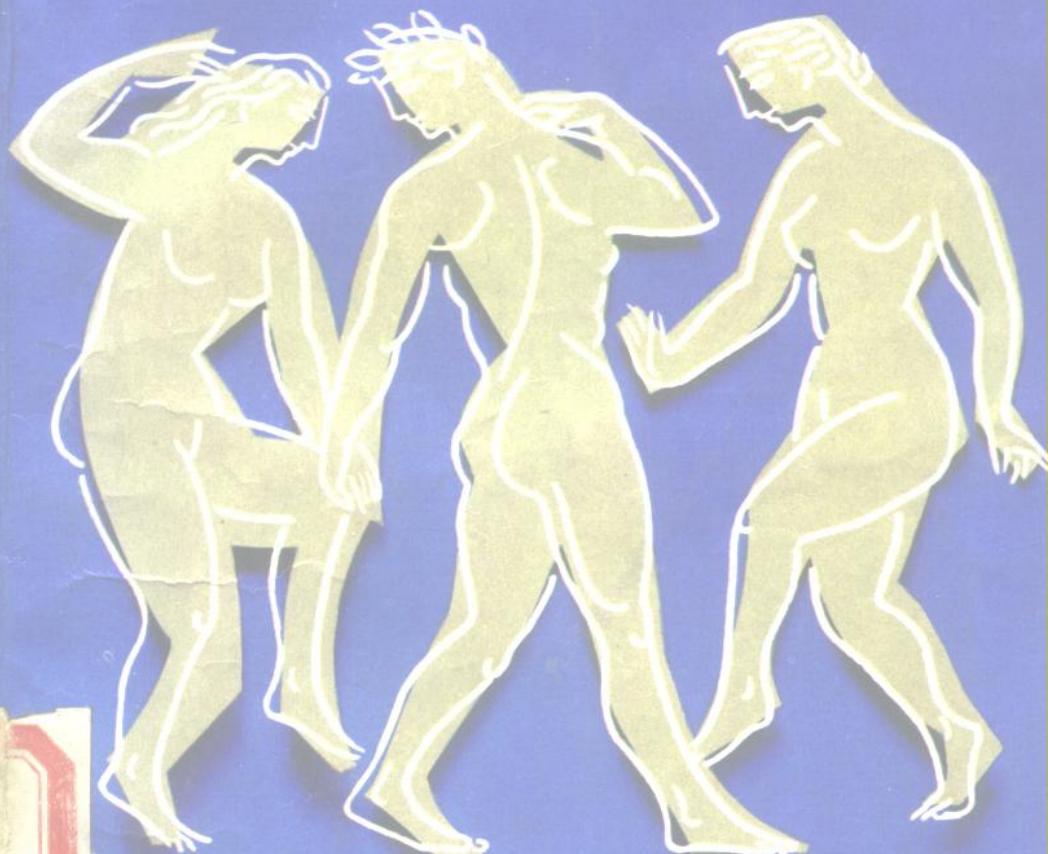


伊甸园

〔美〕海明威



(全译本)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伊甸园

许其鹏 译

作家出版社

伊甸园

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者：许其鹏

责任编辑：崔艾真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电话：5005588转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76千

印数：0001—50,000册

版次：1988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099-0/I·98

定价：2.6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原出版者说明

与海明威前一部遗作《海流中的岛屿》一样，此部小说在作者逝世时尚未完成。我们对原稿作了若干删节和常规性编辑加工，以使作品更加明晰和连贯，除此外未增一字。全书从一切重要方面看皆作者手笔。

译本前言

26年前的7月2日，海明威在寓所用他那杆心爱的猎枪向自己硕大的头颅扣响扳机，世界文坛一颗巨星陨落。但令人惊叹的是，这位文豪虽身已仙游，然作品仍不断问世。去年，他的第十部遗作《伊甸园》又由美国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推出发行。和海明威生前大部分著作一样，此书一经出版即引起读书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再次掀起一次规模不小的“海明威热”。一位作家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其新遗作仍对人们产生如此巨大魅力，实不多见。

据资料记载，《伊甸园》一书为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构思创作的一部三部曲巨著，原拟集其毕生经历于此作。原书稿长达1,500页，先后曾有三位编辑尝试整理出版，均未获成功。可是，1985年新到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任职的年轻编辑汤姆·詹克斯经过四个月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审慎处理，绝对忠实作者原意，终于将浩瀚的书稿删节成目前便于出版和阅读的篇幅。编辑该书事先征得了海明威遗孀玛丽·威尔什的同意与支持，出版前又经海明威之子帕特里克过目，他极为满意，因此，正如出版者说明中所说：“全书从一切重要方面看皆作者手笔。”

《伊甸园》故事的地点背景是法国东南和西南沿海的旅游城镇、休养胜地和西班牙，时间是本世纪20年代。书中主要人物只有三个，即：青年作家大卫·伯恩、新婚妻子凯瑟琳和妻友玛丽塔，相互间构成一种变态心理的三角恋爱关系。大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飞行部队服役，战后重操写作旧业，一帆风顺，已有两部小说问世，且颇为畅销。他在巴黎一咖啡馆与凯瑟琳相遇，随即热恋、结婚，双双来到法国风光绮丽的地中海海滨度蜜月。凯瑟琳是个性变态者，她在蜜月中想方设法寻欢作乐，将头发理成男式，强迫大卫与之换位，充当“女丈夫”。大卫虽然内心深处常怀有懊悔之感，但出于对娇妻的迷恋却一味迁就，致使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大卫毅然决定提笔潜心写作，再现他幼年随父在非洲原野猎象的惊险场面，凯瑟琳由起初感到受冷落，渐渐发展到嫉妒、干涉丈夫的创作生活，直至最后烧毁大卫的全部书稿。更有甚者，她在此期间还引入一个年轻貌美的第三者、赞赏大卫作品的玛丽塔，并故意促成大卫与玛丽塔之间的偷情关系，以补偿自己的孤独感和满足变态性心理。故事结尾时，大卫终于在强烈的写作欲望和妻子嫉妒之间找到了生路，以更加旺盛的创作活力重写被凯瑟琳烧毁的故事稿，仅半天多一点时间就将“原先花了五天时间写的故事复原、订正、润饰完毕……故事的任何部分他都能原原本本回忆起来”，而且比以前“接触到的面更广，范围更大。”

对《伊甸园》的主题，海明威生前曾说成是：“一个男人必须失去的乐园中的幸福。”这是他对爱情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深邃而又带点神秘色彩的理解。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

《伊甸园》中若干情节与作者早年生活经历颇多平行之处。有的批评家认为，海明威不写自己就根本写不出作品，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任何小说都不能简单地用划等号的方式与现实生活相对照，除非那不是一部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经过提炼，甚至是想象后的现实才是小说。因此，在作家推出的成品中出现某些现实生活的影子毫不足怪，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作家创作动机及主题思想的理解。海明威的爱情生活相当坎坷，婚姻上几度离异。1921年他与第一个妻子哈德莱·理查逊结婚，1926年二人同在法国时邂逅巴黎《时装》杂志编辑保琳·帕发弗，次年他便同哈德莱分手，与保琳结合。海明威在他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中追述了他与第一位妻子的美好爱情，并为后来的感情破裂深感后悔内疚。这段往事恰好与《伊甸园》中的故事巧合，甚至连哈德莱将他的全部手稿遗失这样可怕的错误也有所反映，只不过书中女主人公凯瑟琳不是无意丢失，而是故意烧毁丈夫的手稿。但这一切并不能说明，大卫就是海明威，或凯瑟琳便是哈德莱。《伊甸园》中的男女主人公乃是作者在他们身上寄寓了早年经历中迷惘的一代美国青年矛盾、变态心理的艺术典型。《圣经》上说，蛇引诱夏娃说服亚当一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因而双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青年作家大卫·伯恩反映了海明威早年对文学创作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梦想，凯瑟琳则代表伊甸园中的禁果。为了文学创作，作家就得付出吞下禁果、失去乐园的代价，甚至牺牲男子汉的本色，因为乐园中的幸福是一个男人必须失去的东西。这恐怕也是海明威将书名定为《伊甸园》的原因吧。

这部小说的特点不在故事离奇或情节曲折，而在其很大程度上接近作者的真正内心自白，反映出作者某些鲜为人知的隐衷。海明威是个充满矛盾性格的怪杰，他既慷慨又自私，既热爱生活又经常考虑死亡，既是刚毅不屈的硬汉又是忍受不住精神和疾病折磨而饮弹自尽的懦夫。《伊甸园》的写作同样反映出当他在创造一个个灾难面前不低头，厄运袭来不弯腰的“硬汉子”的同时，他也在塑造企图压倒男性，恣意妄为的“女强人”形象。海明威写《伊甸园》始于1946年，断断续续达十五年之久，几易其稿，至死未完成。在此期间，他同时写了《老人与海》(1950)、《危险的夏天》(1960)、《海流中的岛屿》(1951，未完成)等优秀中、长篇作品。所有这些作品无一不以“硬汉子”的形象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如：俄底修斯式的英雄老渔夫桑提亚哥，西班牙斗牛场上进行殊死竞争的安东尼·奥多涅斯和路易斯·米格尔·多明奎，为彻底消灭法西斯英勇战死的托马斯·赫德森(分别为前述三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然而，《伊甸园》却不出刚强烈性的男子汉，偏由女人称霸。大卫·伯恩虽然也曾是个经过战事的男子汉，不乏牺牲精神，并自豪地认为在战争中“考虑自己是丢脸的事”，但在妻子任性放肆的冲击下，在她制造的一次次危机面前却束手无策，一退再退，显得十分懦弱被动，扮演着他厌恶的又是丈夫又是妻子的角色。只有在他的创作天地里，在他生活在他的故事中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真实的、完整的，因为“他一动笔便是从心灵深处在写作，而他的心灵是无法分割开的，甚至连刻个印儿或划一下都不行。他了解这一点，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由此

可见，海明威对《伊甸园》中男女主角的处理一反常规，其用心主要仍在深化前面提到的主题。当然，由于四、五十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在海明威的心目中产生男子汉不得不让位于女权运动者的想法也不能完全排除。

海明威一向倡导“作家的职责就是说真话”的创作理论。他不但自己严格按照这一原则创作，而且经常借作品中人物之口加以宣传。他曾通过《永别了，武器》中的某一个人物指出：“如果你未经历过这一事情，你就不可能对它有所了解。”在《伊甸园》中，他更是多次让大卫说出或实践他的这一主张。如“不真的身临其境谁也不了解自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不想按照好象我当时就知道那样去写”；“他始终想方设法回忆那天的真实情况：他的感觉如何，发生了什么事。最难写得真实的是他当时怎么想的，以及如何使当时的想法不受后来想法的影响”等等。确实，通过阅读这部遗著，我们似可窥见作家早年思想的行踪，他不回避生活中丑恶和令人不快的方面，不掩饰在夹缝中寻求写作和构思自由的困惑。海明威是不愿说假话的，更不愿不忠于他追求的文学事业，他的真实思想是怎样，反映在作品中也就是怎样。正如《伊甸园》的大卫所告诫自己的那样：

“你如果看不起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法，一定不要不尊重你的职业（指写作）。”

《伊甸园》虽经大量删节，但海明威的“冰山”风格的魅力无处不在。书中那落笔简洁，寓意含蓄的文风，不论在写景或叙事方面均与作家生前完成的作品相差无几。尤其是在人物的行动和简单的对话中留有丰富的联想余地，使读者

能感觉到言犹未尽背后的“潜台词”。所有这一切都使海明威这部最新遗著堪与其最佳作品媲美。

在翻译过程中，承蒙美国研究海明威的专家、芝加哥州立大学詹姆斯·弗兰德教授热忱给予指点和帮助，南岸、薛洲堂、许忠等同志积极提供有关资料，这里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译 者

1987年12月于南京

第一 部



第一 章

当时他们住在勒格劳杜瓦^①，旅馆就坐落在一条运河边上。这条河从围有城墙的埃格莫特市^②流出，一直向南入海。越过康玛克低地可以看到埃格莫特的座座城楼。他们差不多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骑自行车沿运河边的白色大路去那儿。晚上和早晨涨潮的时候，海鲈鱼就会游进运河，于是他们便能瞧见鲻鱼乱蹦乱跳着逃命，观看鲈鱼攻击猎物时掀起的高高水浪。

一道防波堤伸向令人心旷神怡的蓝色大海。他们在堤上垂钓，到海滨游泳，天天帮渔民拉网，把一网网鱼拖到狭长的沙滩斜坡上。面对大海的角落上有家咖啡馆，他们去那里喝开胃酒，眺望利翁湾外鲭鱼捕捞船上的点点风帆。时值春末，鲭鱼汛期，港内渔民十分忙碌。这是个欢乐、友好的镇子，年轻夫妇也喜欢这家旅馆。旅馆楼上有四间卧室、一间餐厅，楼下放了两张台球桌，正对着运河和灯塔。他们住的房间看上去象是一幅凡·高在阿尔城^③住宅的画卷，只是室内有张双人床、两扇大窗户，往外可以越过河面、沼泽、海

①、② 法国东南部游览、休养城镇。

③ 法国南部一城市，荷兰名画家凡·高曾在此居住，并画了他的卧室。

边草地眺望白色的城市和阳光灿烂的巴拉瓦海滩。

他们总觉得肚子饿，但他们吃的并不差。早饭在咖啡馆里吃，往往饿得急不可待，点的饭菜是奶油鸡蛋小面包、牛奶咖啡和鸡蛋。他们挑的那种果酱以及鸡蛋的做法太刺激人的胃口了。早餐他们总感到非常饿，那位姑娘在咖啡未送到之间常常会饿得头疼。她喝咖啡不加糖，小伙子正慢慢学会记住这一点。

这天早上，他们吃的是奶油鸡蛋小面包、红山莓酱、煮鸡蛋和一小块奶油。在他们搅动杯子里的鸡蛋，加少许盐，将碾细的胡椒末往上撒的时候，奶油已化了。鸡蛋又大又新鲜，姑娘的那份不及小伙子的那份煮的时间长。这事他记得，一点不费劲。他对那份蛋很满意，用调羹切成丁丁，就着化开的奶油助咽。清晨空气清新爽朗。他们嚼着没有碾碎的胡椒粉，喝着热咖啡，吃着散发着菊苣芳香的牛奶加咖啡。

渔船已经驶出好远了。天不亮，微风乍起，渔民便出海了。小伙子和姑娘当时醒来过，听到他们的声响，可不一会儿又往被子里蜷作一团，睡了。半睡半醒中，他们曾有过房事，虽说外面已经通明透亮，但室内依然遮蔽幽暗。后来，他们一起躺在床上，感到快活、疲乏，过一会儿，又再次作爱。他们肚子饿得厉害，不吃早饭简直活不下去。于是，现在他们坐在咖啡馆里，一面吃东西，一面看大海、船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你在想什么？”姑娘问。

“没有想什么。”

“你得想点东西。”
“只有一种感觉。”
“感到怎样？”
“快活。”
“我可饿得够呛，”她说，“你说这正常吗？你搞过以后总感到很饿吗？”
“你要是爱一个人就会这样。”
“哦，你懂得真不少。”她说。
“不。”
“我不在乎。我喜欢。我们一点也不担心，是吧？”
“丝毫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说现在该干什么？”
“不知道，”他说，“你说呢？”
“我一点不在乎。你如果想钓鱼，我就写封信，或许两封，然后我们可以在午饭前去游泳。”
“把肚子游饿？”
“别提饿字。我已经又在感到饿了，可我们早饭还没有吃完哩。”
“可以考虑吃午饭。”
“午饭后呢？”
“象乖孩子似的睡个午觉。”
“这可完全是个新主意，”她说，“我们怎么就从没有想到过睡午觉呢？”
“我常产生这种直觉闪念，”他说，“我属于创造型。”

“我属于破坏型，”她说，“我要破坏你。人们将在房间外面楼房墙壁上装一块表明我身份地位的牌子。我要在夜里醒来，干一件你从未听说过或想过的事。昨天夜里我就想干，但我太困了。”

“你太好睡，干不出危险事。”

“小心别上虚假安全感的当。哦，亲爱的，赶紧吃完，让午饭时间快到吧。”

他们坐在那儿，身穿条纹的渔夫衫和从供应航海物品的商店里买来的短裤。他们的皮肤晒得黝黑，头发一绺绺结成条状，由于太阳晒、海水泡而失去了光泽。他们自己不说已婚夫妇的话，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是兄妹。有的人不相信他们是夫妇，姑娘对此非常得意。

那些年，只有很少人才在夏季去地中海，而且谁也不住在勒格劳杜瓦。没有夜总会，也没有娱乐场，除了最炎热的月份人们来游泳外，旅馆里空无一人。当时人们不穿渔夫衫，他娶的这位姑娘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穿渔夫衫的姑娘。她给他们俩买来渔夫衫，然后放在旅馆房间内的脸盆里洗，使衣服不那么硬邦邦的。这种衬衫布料硬挺，为的是耐穿，但洗过几次质地变了，如今已经穿旧，非常柔软。他瞧着姑娘时，她的双乳贴着穿旧了的衣服，显得很美。

附近没有人穿短裤，再说，骑自行车时姑娘也不能穿。但在村子里却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很友好，只有当地的神父不赞成。不过，星期天姑娘去做弥撒时就穿上裙子和长袖细毛衣，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而小伙子则和别的男人一起站在教堂后部。他们捐献了二十法郎，在当时值一块多美

元。因为神父亲自收捐款，所以他们对教会的态度如何一目了然。于是，他们在村子里穿短裤的事就被认为是外国人的一种怪癖，而不是故意要破坏康玛克港的风化。他们穿短裤时，神父不与他们说话，但他也不指责。晚间，当他们穿上长裤时，三人则彼此点头致意。

“我回去写信。”姑娘说罢起身朝服务员一笑，然后走出咖啡馆。

小伙子名叫大卫·伯恩，他招呼服务员过来，付给他饭钱。这时服务员问道：“先生去钓鱼？”

“我想是吧。潮水怎样？”

“很好，”服务员说，“您需要的话，我这儿有点鱼饵。”

“我能在路上弄到。”

“不，用我这儿的。是沙滩上的小虫子，多得很。”

“你有空来吗？”

“我现在当班。不过也许能去看看您怎么钓，有鱼具吗？”

“在旅馆里。”

“经过这儿停一下取鱼饵。”

回到旅馆，小伙子想上楼去房间里看看姑娘，可是又改变主意，在挂着房门钥匙的桌子后面找到了接起来的长竹竿和盛鱼具的篮子，转身返回洒满阳光的大路，朝咖啡馆走去，接着上了亮光闪闪的防波堤。太阳晒得厉害，但仍有一股清凉的微风吹拂，潮水开始往下退。他想若是把甩线鱼竿和假鱼饵带来就好了，这样他就能从远处的礁石上把鱼线甩